

海外文物，探索回家新模式

赖睿



中国商人黄怒波资助挪威博物馆160万美元，换回7根圆明园石柱，并定于今年秋季回归。图为展览大厅里的7件“即将回家”的圆明园石柱基。



“身首合一”的皿方罍

日前，国宝皿方罍（音同“雷”）器身和器盖在湖南长沙“身首合一”。这个在异国他乡流落了近百年的国宝文物，终于真正回到祖国怀抱。

这一事件再次拨动了国人的神经：中国流失海外的一、二级文物就有100多万件，这些海外文物到底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归？其回家路又是否能够“一路畅通”？

合力洽购的模式

谈到海外文物回流，特别是这次皿方罍的回归模式，业界普遍认为，这是由博物馆联合私人藏家合力洽购回国，可以说是中国海外文物回流的一种新模式。

2014年3月20日，湖南省博物馆官网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在湖南省公私单位和热心人士的合力推动下，经佳士得与皿方罍当前所有者的积极沟通，买卖双方于纽约时间3月19日圆满达成协议，皿方罍即将回归湖南，最终由湖南省博物馆永久收藏。”

13年前，几乎是在同一天，皿方罍器身在纽约佳士得亚洲艺术品拍卖会上，以924.6万美元（含手续费折合人民币9000万元）的天价成功拍卖，创下当时亚洲艺术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最高拍卖纪录。

13年后，皿方罍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作为一件重要拍品，它原定于纽约当地时间2014年3月20日再度亮相佳士得，并将以1000万美元起拍。在获悉皿方罍器身将被再次拍卖后，湖南省有关部门与国家文物部门及企事业单位通力合作，联合民

间藏家，在拍卖前以湖南收藏家群体的名义，向佳士得正式提出联合洽购皿方罍。佳士得经与皿方罍当前所有者沟通后达成拍卖前的成功洽购。

这种洽购的方式不仅让文物顺利回归，又避免了拍卖中漫天要价的损失，是文物回流的一种新模式。

入关问题难倒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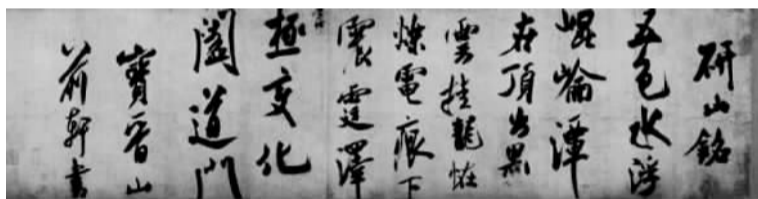
中国文物学会此前统计，考虑到战争掠夺以及盗墓交易，有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级、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精品达几十万件。这些流失的中国文物大多数散落民间。

一面是大量文物存于海外，另一面是大量的中国资金海外淘金，这就使得很多收藏者在对的时间能够遇到对的东西，最后揽得宝物归。

然而文物艺术品海外回流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13年10月，在香港苏富比40周年秋季拍卖会上，海外回流的“明永乐鎏金铜释迦牟尼佛坐像”被广东藏家郑华星以约2.36亿港元（约合人民币1.86亿元）拍得，但直到现在，郑华星仍为该佛像的巨



2005年7月12日，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在英国佳士得以2.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拍出。



米芾《研山铭》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委托机构以2999万元从国际拍卖公司秋拍上购得，实现回流。

额税费大感头疼。该尊佛像后来虽以“借展”名义入关，但因为没交税，在国内待半年之后还得被“请出去”；除非交一笔超过半亿的税费，才能获得在国内的“永久居住”。

对艺术品征收关税及相关税的制度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存在。目前，艺术品和收藏品及古物同属于关税税则中的“第二十一类”。根据其规定，国内藏家或者拍卖行，如果从海外购买、征集文物，入关时需要交6%的关税和17%的增值税。

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世界上最主要的艺术品交易市场——包括美国、英国、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都采用艺术品零关税。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陆地区征收艺术品关税，等于是把文物艺术品向外推。从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来看，也不应该人为地设置门槛。

不能仅靠民间力量

依法追讨虽然是文物回归的理想形式，但现实却已成为国际难题。在此背景下，商业回购成了流失文物归国的常见途径。我国的海外流失文物数不胜数，这些文物背后往往附着

国耻家仇，容易引发广泛关注，如追讨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一事。

这种回购必然导致两个结果：一方面承认了对方对文物的所有权具有合法性，另一方面推高了文物的价格，更加助长了文物走私的猖獗。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她的担忧：“价格被炒上去，吃亏的是国家。”

因此，无论是追讨还是回购，海外文物回归之路都困难重重。这条路既然难走，单凭某个人或某个组织的努力远远不够。对此，还是需要国家整合各方资源，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合力推动海外流失文物的回归。

针对流失海外文物的追索，谢辰生认为，要区分清楚三个问题：一、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二、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三、珍贵的还是一般的。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那么多，没有必要全部回收回来。要有重点地收贵重的、珍贵的，而不能像撒网一样回收，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个能力。他表示，尽管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外都有一批民间人士在关心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但是仅仅依靠民间力量，真正珍贵的文物还是很难回归的。

镇馆之宝

唐摹《兰亭序》(黄绢本): 再现初唐的书法风尚

杨力



唐摹《兰亭序》(黄绢本)(局部)(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东晋王羲之的书法名篇《兰亭序》，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相传，《兰亭序》原迹已随唐太宗一道葬入昭陵，后世所传《兰亭序》墨迹都是钩填本或临写本。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这卷原迹名为褚遂良所书《兰亭序》，虽然经考证可以断定这不是褚摹本，但其“笔法飞舞，神采奕奕”，应是另一卷唐人摹《兰亭序》本，亦十分珍贵。

此卷唐摹《兰亭序》正文质地为绢本，黄褐色，亦称“黄绢本”，其纵24.5厘米、横65.6厘米。在正文末行“斯文”之下有“带印”、“子由”二朱文印，印文已模糊不太清晰。卷前引首有明代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董其昌题书“墨宝”二字（残存）；卷中有明代书画鉴赏家项元汴藏印甚多；卷尾依次有明代许初，清代王澐、贺天钧、唐宇肩、顾菴、梁章钜、梁同书、孙星衍、石菴玉、李佐贤、韩崇诸跋。

因这卷唐摹《兰亭序》所用的是绢本，有些纸上的效果不易体现出来。再加上年代的久远，绢色陈旧泛褐，使之与当时的艺术效果有了距离。但主要的笔意、字形，仍然保存了下来，尤其是笔与笔、字与字、行与行之间，都表现出了映带关系和顾盼姿态。还有点画的肥瘦、牵丝的联系，都明白地使人看到书写时行笔的轻重、徐疾。综观该卷的所有题跋，在对正文书法的品评上，多为赞誉。例如王澐评此卷：“笔墨之外别有一种超诣变灭之趣，当时醉态（王羲之书写《兰亭序》时）仿佛可见。”贺天钧称该帖：“笔法飞舞，神采奕奕”；唐宇肩评其：“笔意清真”；韩崇赞其道：“谛观笔势，于圆转如意中寓浑厚渊穆之象”等。而这些赞誉之词，也正是初唐时期的书法特征。

这卷唐摹《兰亭序》是1952年由前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以当时的5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现在的50元人民币）收购入藏，1958年6月移交给湖南省博物馆收藏至今。它与其他唐摹《兰亭序》的存在，使人们在感受王羲之书法艺术魅力的同时，也认识了初唐的书法风尚。

越王勾践剑：15年后京城再亮剑

晓言



越王勾践剑

青铜鹿角立鹤、越王勾践剑……“江汉汤汤——湖北出土商周文物展”日前亮相国家博物馆，122件（套）精美文物为参观者系统展示了湖北地区从商代早期至战国时期的礼乐文化。

1965年，在湖北省荆州市江陵望山的一号楚国贵族墓中，考古人员在墓主人身边，发现一柄装在黑色漆木箱鞘内的名贵青铜剑。剑出鞘，光耀目，无锈迹，刃锋利。试之以纸，二十余层一划而破。这就是被世人熟知的越王勾践剑。

“赵客缟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李白在《侠客行》一诗中描述了一幅侠客手执宝剑，快意恩仇的生动景象。剑，在中国被称为冷兵器的“百兵之王”，而越王勾践剑则被称为“天下第一剑”。

在上世纪90年代末之前的30多年间，该剑在国内一直是“藏而不展”。直到1999年4月，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庆前夕，越王勾践剑才运抵北京作短期展出。时隔15年，如今，北京市民将有幸再次饱览这把宝剑的光彩。

据相关专家介绍，越王勾践剑的重要

性在于它是勾践的“自用”剑，这从剑身上刻有错金铭文2行8字“越王鸠浅自作用剑”可以看出。“鸠浅”为“勾践”二字的异体。据透露，中国国家博物馆中亦藏有一把越王剑，但其上没有铭文。事实上，越王剑实际上有很多，当时春秋晚期，吴越交战，越王曾寻铸剑大师欧冶子到越地铸剑。现在出土的越王剑有四把，分别是越王勾践剑、越王者旨于赐剑、越王不寿剑、越王句复合剑。

此次展览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以商、周至战国时期的青铜容器为主，全面展示这一历史时期湖北地区青铜文明格局、体系以及礼制文化特点。其中，商代的“天兽御”青铜尊、西周的兽面扉梁提梁青铜卣、春秋的“随仲卣”青铜鼎，以及战国青铜鹿角立鹤、越王勾践剑等，充分体现了湖北地区先民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和独特的审美情趣。第二部分集中展示了湖北地区出土的商周乐器，包括青铜

质地的编钟、鼓，漆木质的琴、瑟、排箫、笙，以及石质的编磬，为先秦礼乐文化的实物再现，展现了早期中国音乐文化的基本面貌。

值得一提的是是一件商代的兽面纹青铜鼓。据介绍，这件国宝级文物是现存最早的青铜鼓之一。目前存世仅两件，另一件收藏于日本京都皇家博物馆。



青铜展品

坐落在重庆市江津区长江岸边的白沙镇，又名白沙坝，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和民国，据公元1085年的《元丰九城志》卷八记载：“雍熙四年，南平县并入江津。江津州有白沙等镇。”

白沙于宋太宗雍熙四年（公元987年）正式建镇，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其后元、明、清均在此设建制镇。清代中后期，白沙凭借水驿之利，日益凸显出区域性物资集散枢纽作用，成为川东、川南一大水路要津，是川、黔、滇驿道上的一个重要集镇，十分繁华，并有“小香港”之称。

进入古镇，一股古老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映入眼帘的是独具特色的古街道，构思精巧的古民宅，曲径通幽的古书院，沧桑桑田的古渡口，历史悠久的崖墓群……古老文化的氛围无处不在。

白沙镇现存完好的明清古街道有38条，其中最具有特色引人注目的是全国仅存的一条廊坊栈道式的木板街，建在镇的悬崖峭壁上，用一块块长条木板铺制而成，故名木板街，全长112米、宽2米。另一条是罕见的石坝街。这条古老街道是在35度的整块石坝上凿击而成，全长1000米、宽5米，并有完好的地下排水设施。

镇上还有多条青石板街。这些古老石板街，全用一块块长约1米、宽50厘米、厚20厘米的青石板铺砌而成，局部街面下还设有暗沟和古钱币形状的排水孔。有的青石板街道，经行人天长日久地行走后，在阳光下折射出熠熠的光芒。

镇上的住宅，式样和建筑风格多样各异。以一楼一底的“穿斗式”和“抬梁式”混合木质结构的巴渝民居居多。悬山式屋顶，穿斗夹壁或木板墙、小青瓦，外观造型多为底层架空干栏式，常利用挑楼、挑廊、挑阳台、挑楼梯等来争取建筑空间，并显现出层楼叠院、高脊飞檐、曲径回廊、亭台楼阁的气势。

镇上的吊脚楼，多建于临江的陡坡、峭壁上，现存最早的吊脚楼建于明代。有的吊脚楼离地面高达20米，有石柱、砖柱和木柱，上面是两层木质楼房，下面悬空吊脚，通风防潮，光照充足，视野宽阔，人在楼上可把长江尽收眼底。

该镇建筑除大部分系中式民宅外，还保存有建于百多年前的西式洋楼，这些被称为“洋房子”的民宅，多建于上世纪初，两楼一底，中西合璧，罗马式石柱支撑起整座楼房，在百年后仍显其构思的精巧。

白沙古韵浓

李汉成



白沙镇一景